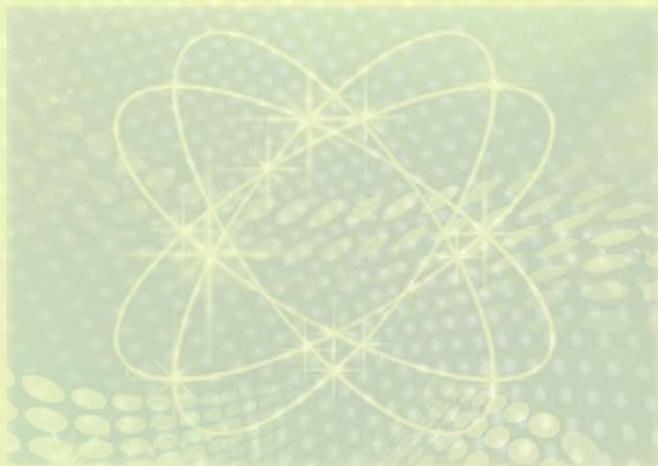


# 争春园

〔清〕佚名 著



## 导 读

《争春园》，是清代中叶以来颇为流行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说它流行，是因为在嘉庆、道光年间，是书在坊间大量刊行。即今所见，则有：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文德堂刊本、道光元年辛巳（1821）三元堂刊本、道光五年乙酉（1825）刊本、道光八年戊子（1828）刊本、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四照堂刊本、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长兴堂刊本、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刊本、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一也轩刊本、同治二年癸亥（1863）集经堂刊本、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刊本等等（其中有一些是复刊本，如光绪己丑本“叙”末缀曰：“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仲春月重刊”）。短短几十年内，竟有如此众多梓本行世，其流布之广、之盛，籍此亦不难想见矣。

《争春园》的作者不详，各本均未题署撰者，“叙”之末云：“时在己卯暮春修禊日寄生氏题于塔影楼之西偏”，因而有人以为“这书的撰人，即撰序的寄生，也就是《五美缘》的作者”（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恐不足信。全书共四十八回，前署《绣像争春园》，并有镌刻年代及梓行书坊名。在《争春园全传叙》之后，是目录和人物图、赞。

书中每一回前题有“争春园全传”字样（其中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五回，题作“争春园全集”；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至第四十八回，题作“新抄争春园全传”；第四十一回题作“刻抄三侠剑全传”）。各通行刊本板式略同，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但内容各本则略有出入，试以道光乙酉本与道光己酉本比勘，比如第十九回中，乙酉本写道：“他（阮氏）就搽些脂粉，唇上又搽点鲜滴滴胭脂，点了一个瓜子样的红斑，梳了一个时兴的望郎归高高挽起的髻，

打扮得花枝招展，娇娇滴滴的站在门外，望那金鸡巷口走路的行人。”共六十九字。而已酉本此段则有二百 四字（中有二字为衍文）。此类甚多。另外各本刊刻亦有精粗之别，如己酉本虽较乙酉本繁富，但刊刻不精，其中如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二回，错简十分严重，几不可读。

是书揉侠义与才子佳人为一，而以侠义为主，其中尤为马俊描写尽致，以为“是书中第一人，亦千古侠客之第一人”（《争春园全传叙》）。书中叙述汉代世宦之子郝鸾，得道士司马傲所赠三口宝剑，遵命寻访另外两位英雄。在开封争春园救得前太常寺少卿凤竹、其婿孙佩以及凤竹妻女家人，因此与宰相米中立之子米斌仪结怨。得义士鲍刚相助，郝赠其宝剑。凤竹一家走避湖广，不料孙佩银铛入狱，其女凤栖霞亦于途中为米斌仪所掳，又为歹人骗卖于扬州妓院，后为马俊所救。郝鸾又遵司马傲之命，前往杭州，在西湖遇义侠“玉螭蝶”马俊，结拜赠剑。马俊杀死米斌仪，入狱救出孙佩，与郝鸾、鲍刚、凤竹等人至铁球山聚义，共尊郝鸾为寨主。米中立欲弑帝自立，阴谋败露，叛乱边界，马俊等率官军及铁球山人众勘平内乱，班师回朝，众人各得封赏，司马傲亦收回三口宝剑。

今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己酉（1849）一也轩梓本校点整理。

## 叙

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其人其事俱奇，无奇文以演说之，亦不传。

郝鲍诸人，率性而行，忠君信友，奇人也，奇事也，即奇文也。

而编中尤为马俊描写尽致，极相知于囹圄，脱淑媛于陷阱。

除险恶，则直探虎穴，保君上，则深入龙宫，是书之第一人，亦千古侠客之第一人耶。

题其名曰《争春园》，言郝而不言鲍马，提纲也。言栖霞而不言孙佩，对景也。

园名‘争春’，地之灵，实人之杰矣。

云收月上，凭栏读之，一击节一浮大白，如见玉蛺蝶栩栩然来往也已。

时在己卯暮春修禊日，寄生氏题于塔影楼之西偏。

# 目 录

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1
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7
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	12
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	17
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	22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	28
第七回 破佛寺白壁遭险.....	33
第八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	38
第九回 吴经略奉旨伐寇.....	44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	50
第十一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	55
第十二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	60
第十三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	66
第十四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	71
第十五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	76
第十六回 报医入狱起沉痾.....	81
第十七回 张仲怕累鸣知府.....	87
第十八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	92
第十九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	96
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101
第二十一回 顾明园鲍刚逢友.....	106
第二十二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	111
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	116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	121

第二十五回 救凤公一人报德.....	126
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施恩.....	131
第二十七回 凤栖霞误入烟花.....	136
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	141
第二十九回 篋骗邀饮空欢喜.....	145
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危.....	149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洽容惹祸.....	154
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	159
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杀头灭口.....	164
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	168
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	172
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	177
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	182
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	186
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	190
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	195
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	200
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	204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	208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	213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	218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223
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	227
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	232

## 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话说汉朝洛阳有一世宦，姓郝名鸾，字跨凤。他父在日，曾授镇殿将军。母亲吴氏。父母双亡，又无兄妹。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两道浓眉，身長七尺有余，肩宽背阔，勇力过人。若论诗词歌赋，可以成篇，武艺刀枪，件件皆精。他父母所遗下万金家资产业，怎当得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济困扶危，挥金如土，不上几年，家资费净。不意房屋又被天火烧焚，家人奴仆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欲要重新起造房屋，无奈家内无资。有几个相好助他的银子，郝鸾却不肯受人分文。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习拳棒而已。

光阴迅速，不觉一年有余。时至隆冬天气，大雪纷纷。却有朋友请至城中，饮酒赏雪，至晚方回。出城归来，那雪更大，风狂迷眼，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这郝鸾冒雪而回。走到升仙桥中，正走上桥时，只听得说：“卖剑。”连叫几声。那郝鸾听了“卖剑”二字，他便住了脚。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道者，头带铁冠，身穿元色道袍，手捧着三口剑。这郝鸾走到道者跟前，将手一拱说道：“道翁手内宝剑，可借与弟子观看否？”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便说道：“壮士，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郝鸾道：“正是。”道者道：“这等大雪纷纷，却怎好看？可去背雪之处，方才好看。”郝鸾道：“此处离弟子舍下不远，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道者道：“怎敢造府？”彼此二人走到家中，见礼坐下。郝鸾问道：“老师仙居何处？宝剑何名？”道者笑道：“贫道游于四方，遍访天下的好汉。贫道姓司马，名傲，别号裊裊子。壮士可是郝跨凤么？”郝鸾闻言吃惊，说道：“弟子有眼无珠，多有得罪。”郝鸾与道者重又见礼，坐下。司马傲道：“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么？”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郝鸾接过剑来，掣出剑鞘，只见

那剑光华夺目，霞彩惊人。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便吹一口气，那发即两段。真乃吹毛利刃之宝。三口宝剑郝鸾一一看过，爱之不尽。说道：“弟子不识三口宝剑何名，请问仙长指教。”司马傲道：“公子不必相问，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郝鸾重又将剑掣出来，看上写着三字，甚是明白，一名“龙泉剑”，一名“攒鹿剑”，一名“诛虎剑”。看毕，道：“请教仙长，每口价银多少？”司马傲道：“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也不为多。”郝鸾道：“弟子手内之钞，买不起，真正得罪，望仙长恕罪。”司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在四方，怎么说‘买不起’三字？贫道看公子尊品非等闲之辈，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古人说得好：‘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若公子有爱剑之心，贫道三口宝剑，俱送与公子何如？”郝鸾道：“仙长是取笑小生了。”司马傲道：“贫道怎敢取笑于公子？但公子终身富贵，俱在此剑上出。只是公子只用一口，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若有比公子强些的，便可赠他，日后做的一番事业。”郝鸾道：“蒙仙师指教，又赠宝剑与弟子，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司马傲道：“此处并无人，可到河南开封府去寻访。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奈贫道还有些正事。”言毕，起身就走。那郝鸾谢之不尽，又留他不住。那司马傲临别之时，说道：“公子千万莫负贫道这三口剑。”郝鸾点头相应，说道：“弟子谨依师命。”就拱手而别。只见司马傲是个高人，却也不敢违他吩咐，就与老家人商议道：“此地到河南开封府去，路途遥远，盘费全无，怎生去得？”那老家人道：“大爷虑得极是。且把今岁过了，到明岁开春时节，再做区处。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

郝鸾依言。光阴似箭，不觉已到岁暮，除夕已过，正是：

诗曰：

爆竹一声催腊去，梅花几点送春来。

郝鸾过了元宵佳节，又对老家人说：“正月将终，我要行走身出门，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老家人道：“为今之计，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与他们借些盘费行李衣服才好。”郝鸾道：“怎好与他们启齿？”老家人道：“相公不必开言，等我与他们说便了。”郝鸾道：“你可就去请他们来。”

那老家人去不多时，请了有四十多位人来。到家中，与郝鸾见礼已毕，依次坐下。只见众人齐道：“大爷呼唤，有何吩咐？”郝鸾只不开口。老家人在旁说道：“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并无别事，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有一亲眷，几年未曾望看。前月有信到此，请大爷前去走走。奈路途过远，欠缺盘费行李衣服，想来想去，并无别处作法，到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帮助，日后加利奉还。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那众人道：“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尚且无以可报。”内有一个说道：“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又有一人说道：“我们有了官司，是我大爷救出来的。”众人说道：“我们的家私情愿与大爷分用。”郝鸾道：“列位若说此言，我郝鸾就当受不起，连帮我的盘费分文都不敢领了。”众人见郝鸾如此之话，便说道：“小弟说话一时唐突，大爷休怪。”小弟们又说道：“我们等大爷动身之时，我等量力而行便了。”郝鸾说道：“承列位雅爱，容日自当并谢。”众人告辞，说道：“小弟们权且告退，明日即当送上。”郝鸾道：“真真蒙情。”送众人出门，长揖而别。

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通同说道：“这郝兄是个大丈夫。他日来日要出门，况且没有向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

字，一一凑出程仪。”有二两的，也有送他一两五钱的，亦有多少不等。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起来。还有些人未曾开写。众人各自散去。到次日，总凑在一堆，俱到郝家。众人道：“蒙大爷吩咐，小弟们不敢违命。”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郝鸾道：“蒙列位的厚情，我实不过意。”众人道：“小弟理当奉敬，怎当的此话？”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次日，还有好些朋友听见郝鸾到开封府去，齐来帮助。郝鸾一一收了，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备了行李衣服，又借了几个牲口，郝鸾又谢了众人，择了二月初二日启程。众人备酒与他送行，直到初一日，又买了三牲，祭礼拜辞了家庙，又到坟前祭辞父母。当晚，用下夜饭，又丢了几两银子与老家人，又拜托众朋友照看他老家人，次日天明，用过了早膳，吩咐老家人：“我去之后，用心好好照管门户，我多至半年，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那家人道：“不必大爷吩咐，我自然小心领命。大爷路上须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郝鸾把银子收在身边，腰中挂了龙泉剑，那两口宝剑收在行李之内，跨上了牲口，奔河南开封府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进得城来，寻了下处，进了客店，便把行李叫人搬进客店。店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道：“相公用饭？”郝鸾道：“取来。”小二取了酒饭，郝鸾用过，小二取去。一宵已过，到了次日，郝鸾来到街坊，寻访英雄。虽有几个人，入眼不上。又访了几日，并无一人。

一日，站在店门口，便问小二道：“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顽顽吗？”小二道：“相公要顽去，出了西门，不上二里路，有一争春园，里面百花开放，何不去饮酒散闷？”郝鸾闻言此处却有顽处，便将房门锁了，叫小二：“看好了房门，我去去就来。”郝鸾出了店门，奔

争春园而来。只见顽的人三三两两而去。郝鸾随了众人伙内，行走有二里路，远远望见园林，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上写着“争春园”三个字，内里共有三十多座亭台，两边数不尽的楼阁。当中有一个小亭子，上写着“四贤亭”三字。郝鸾便走上亭来。当中一张八仙桌子，八张椅子。就在椅子上坐下。只见一个书童扫地，他就放了笊帚，在炉上泡了一盖碗细茶，捧到郝鸾的面前，叫声：“爷请茶。”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一饮而净。将碗放在桌子半边。那书童又到郝鸾面前：“爷还是饮酒？还是游玩？”郝鸾道：“你问我则甚？”书童道：“非是小人放肆，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爷若用酒，请到别处，恐怕家爷来责罚小的，故此得罪爷。”郝鸾道：“说得有理，少刻就走。”小童依旧扫地。不一时，那书童跪到郝鸾面前，说道：“家爷来了，请爷速行。”郝鸾因他照会过的，起身要走，那位尊长早已到来，头戴金线方巾，身穿大红直裰，绫袜珠履，花白胡须，年方六十以下，后随一位书生，头戴片玉方巾，身穿天蓝直裰，珠履绫袜，后跟二名管家，抬了食盒。那老翁见郝鸾头戴红将巾抹额，淡红箭衣，犴皮靴子，面如重枣，两道浓眉，气象昂昂，威风凛凛。那老翁爱之不尽。想道：“天下还有这等英雄。”笑嘻嘻拱手说道：“老夫与兄一叙。”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郝鸾连忙躬身道：“晚生惊驾，望大人恕罪。”二人到亭子上，见礼坐下，书童献茶。那老翁道：“足下不是开封府人，贵处何方？”郝鸾道：“晚生是洛阳人氏。”老翁道：“兄是洛阳，老夫有一相知，兄可认识否？”郝鸾道：“不知大人的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夫相知之人，声名浩大，世人都称他为小孟尝。此人交结四方朋友，名叫郝跨凤。他父在日，与我同盟，况又同僚。兄可知么？”郝鸾闻言道：“小侄郝鸾，不识金面，多有得罪。”老翁惊道：“原来是跨凤贤侄。”站起身来见礼。礼毕，郝鸾

道：“不知老伯尊姓大名？”老翁道：“姓凤名竹，字名山，曾授太常寺少卿。因有病，辞职。”又指那书生道：“此是小婿，姓孙名佩，字玉琢，他父亲曾做过武昌府，亦与令尊同盟。”郝鸾道：“先父在日，曾向小侄言过，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小侄孤身路远，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孙佩道：“真乃幸遇，望兄恕罪。”

郝鸾起身辞别道：“小侄失陪。”凤公与孙佩道：“今日幸会，连请也请不至，怎出此言？”郝鸾道：“怎好叨扰？”那凤公道：“请坐。”不上一会，摆下酒席。那凤公请郝鸾首座，郝鸾道：“老伯请上坐，小侄怎敢上坐？”孙佩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那有主人僭坐之礼？”凤公又道：“小婿言之有理。”谦逊了一会，郝鸾只得告坐。凤公对坐，孙佩横坐。家人送酒上来，饮了几杯。只见两乘大轿到来，跟随仆妇们竟奔四贤亭上来。家人向凤公道：“夫人小姐到了。”凤公道：“请他们往浮山亭去罢，此处有孙姑爷，在此不便。”家人领命，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转弯抹角去了。郝鸾道：“小侄有屈老伯母世妹了，今日礼该拜见，恐其不恭，唐突不便，明日到府去见礼罢。”凤公道：“明日少不得过来奉请到舍叙谈。”又敬了几杯酒，各谈些闲话，又见孙佩谈些诗文，郝鸾谈些武艺，谈得甚是投机。凤公大悦。正谈得高兴，下面又到了一起人来。先一位人，头戴方巾，身穿大红直摆，面麻无须，足穿粉底乌靴。左首一人，面麻有须，儒巾儒服的打扮。右首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样儒服方巾。随后到有二十多名管家跟随。凤公孙佩吃了一惊，不知这三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话说那位公子同了两个帮闲的，正到园中之时，朝四贤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说道：“老鲍，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凤同了孙佩在此，我大爷正要寻他，今日却好撞见，待我抓他下来，打他一顿，与我大爷出气。”那矮子道：“这却不可，我自有道理。”对公子低言说道：“门下才听得有人说他家夫人小姐也在园内玩耍，大爷可将打手传来，抬一乘小轿子伺候抬凤小姐。况且，那同坐的红脸汉子却是个精壮之人，此时动手，恐那汉子动气。我们的人此刻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势众，不怕那人；再把凤小姐抢去，与大爷完姻，就是老凤与孙佩告状，门下一个硬保，就到官，官不能断离。不知大爷意下如何？”公子道：“老石的计策甚好。提起孙佩夺我婚姻，恨不得食他之肉，方泄我恨。”那姓鲍的说道：“大爷不要性急，少不得处他。”公子点头，道：“叫家人回府，唤齐打手快来。”公子同鲍、石二人往雪浮亭去了。

且说凤公、孙佩见三人去了，凤公对孙佩说道：“早知遇见此贼，不来倒也罢了。”郝鸾看见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面上失色，有些惧怕之意，便问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谁？”凤公道：“不瞒贤侄说，老夫与他不知那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玉，字斌仪，他父乃当朝宰相，名叫米中立。那长汉姓鲍，名叫成仁，那个矮汉子姓石，名谈，只因他生得矮小，人人叫他石敢当。我无子侄，只生一女，名栖霞，今年十六岁，虽没有天姿国色，却也端正。米斌仪知小女的才貌好，叫鲍成仁、石敢当前来说媒。我见那米中立是个奸臣，日后有祸，况且他儿子米斌仪生得丑陋无才，倚仗他父亲之力，信鲍石二人的奸计，所为不公不法之事，却也无数，强占民家妇女，用强夺人田地，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虽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所以不允。他见前月

小女许配孙佩，米斌仪闻知甚是不悦，屡与我翁婿不对。况我年已六旬，再者小婿书儒，不和他作对，屡屡受他之气，今却在此又会他，岂不是狭路相逢，恐其吃他的苦。”孙佩道：“米家打手甚凶，而且岳母在此不便。”郝鸾听了，怒道：“开封府内怎么容得此人？若论别的，不敢领教，若说‘打’字，小侄最喜的。有小侄在此处，他也不敢来打，他就是来打，总在小侄身上，不怕他。”凤公道：“虽然如此，贤侄如何打得许多人？”郝鸾道：“非是小侄夸口，有名的好汉，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况这一船鼠贼。”凤公和孙佩见他如此说来，却不好再说惧怕，只愁在心内。三人又饮了几杯酒。

且喜米府的家丁吩咐开园的道：“我家公子与那四贤亭上凤公作对。”店主人听了，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之人说明，叫关门先去，米公子今日抢风小姐，打那老凤与那孙佩。那些人听了这个消息，那个敢来多事？总都散了。凤公见人纷纷四散，心内越发着急，又不好催郝鸾动身。那店小二忙忙的来收拾碗盏，恐怕打碎。走堂的收拾桌椅，小二捧着碗盏，往后就走。

方才转弯，不防又有一人在此解手，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摠好，小二不曾提防，这人将那些碗盏一撞，打在地下，那些油汤油水，泼了一身。那汉子说道：“亡八入肉的，你家里死了人，这等慌忙，油汤浣了我一身。”小二一看，吃了一惊，见此人身长九尺，就像钟馗一般，白布扎头，青布箭衣，下穿一双皮靴。小二连忙陪罪道：“小人因米府要抢风小姐，恐其相打之时，特来收拾家伙，因慌忙了些，多得罪谷。碗盏打碎，总是小人的晦气了。”说毕，却将那打碎的碗盏拿了就走。那人拦住说道：“你把话说明再走，也不要你陪衣服；若说不明，俺就打死你这个狗头。”小二道：“我的爷，莫动气，待小二说与你听：我这开封府姓凤的，他家曾作过太常寺，只生一女，

十分美貌。有个姓米的，他父是朝中首相，他公子要与凤家求婚，凤家不允，就将小姐许配孙佩，那米家心中不悦。今日那凤爷同孙相公，又有一红面人在四贤亭上饮酒玩耍，他夫人小姐在后亭子上玩耍，米公子看见，叫了许多打手，要抢小姐回府。我家店主恐怕打碎了家伙，故而收拾。爷是外路人，不可在此处，龙蛇混杂，恐有不便，请爷出去罢。”那人道：“天下有这等事。你去收拾家伙。”

你道是谁？乃京都顺天府人，姓鲍，名刚，号子英，有个别号叫“披头太岁”。这人性情粗鲁，他祖父也有许多家业留下，被他结交习学拳棒，无心在家，每日闲游闹市，惯打报不平之事。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兄弟九人，专放利债，与人吵闹。那日遇见老鲍性起，打死王家五人，逃到开封府。闻有一个争春园热闹，由路而行，进园来游玩饮酒一回。听了小二之言，心中不忿，道：“清平世界，要抢良家女子，俺且看那红脸汉子可能保他翁婿。鲍刚就走到四贤亭，一看，见那郝鸾坐在那里用酒，如一只猛虎。鲍刚暗道：“此人勇壮，可保二人了，我不必在此，且往雪浮亭去保那女眷要紧。”转过弯，又只见门后一条门闩，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等候那米家人抢小姐之时，好动手打他。

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养一班亡命在家，以为羽党，有十个最狠的，总有别号：

猛似虎的项羽，爬山虎的樊哙，摸着天的王剪，金头太岁章邯，银背金刚廉颇，五花蛇的李牧，黑天王伍明甫，铁头和尚卞庄，笑面虎白起，有勇无谋袁达。

还有八名好汉，比做恶星：

大将军金白礼，灾害星的卞元，大凶神的方册，岁杀星李元甫，官符星的周瑞，吊客星的毛进，岁寇星的詹常，白虎星邹成文。

这十八条好汉领头走进，后跟乃三十多人，都到争春园赌胜。到园内雪浮亭上来，见米公子说道：“大爷呼唤小人等，那方使用？”石敢当道：“列位并无别言，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那凤竹先得大爷的财礼，有我同鲍兄为媒，今又许孙佩。今日夫人、小姐、凤竹、孙佩都在此园游玩，列位把小姐抢回府，再辱打孙佩、凤竹二贼，事成之后，重重有赏。”那些人道：“凤贼如此欺心。古人云：‘一个女儿，吃不得两家茶。’先许大爷，又许孙佩，其情可恶。总在我们身上，代大爷出气。”一个个脱去了衣服，穿扎亭当。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那石敢当道：“那几位到雪浮亭去抢小姐？那几位到四贤亭上打孙凤二人？”那金白礼道：“我去。”领十多人，抬一乘轿子，往雪浮亭去。此时，园内门已闭了。由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凤公孙佩。二人看见，目瞪口呆。孙佩说声：“不好，打得来了。”

郝鸾见米家打来，想道：我先夸过口的，如今已打将来，料凤孙二人必遭毒手，不免乘势

打他们一顿，一者保他二人，二者显我的武威。郝鸾道：“老伯与贤弟莫怕，有我在此。”

把头巾按了一按，衣角摠在带内，四下一望，并无帮手之物，挺胸站在亭前，道：“有我在此，谁敢上来？来的算是个好汉。”石敢当道：“你这红脸的汉子，不识时务，米相爷家的公子在此，快快下来，免你死罪。”郝鸾道：“那个叫米斌仪？”米公子听了他叫名字，仗了人多，便向前说道：“你这狗头，敢叫我大爷的名字。”郝鸾道：“尔这麻狗头敢来？”米公子大怒，便拢扎衣袖，走上街沿。那郝鸾道：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利害。米公子才要打来，那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翻上右掌打来。米公子说声：

“不好”，闪不及，早打在腮下，滚将下来。鲍成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说道：“大爷站稳了，怎么滚下来？”那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只是乱张嘴。石敢当道：“快些快些，大爷下腮被这狗头打下来了。”典韦上前用手捧住，往上一凑，公子道：“这贱狗头，好打呀，怎么我被他打了下腮来？那个代我把那狗头抓他下来，赏他银子。”有爬山虎的樊哙，当先手提两根锡头棍上前，将手举起打来。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翻起腿来往肚子上一脚，樊哙走不及，早已跌倒，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项羽见樊哙跌倒，心中大怒，一齐上前，郝鸾手起棍落，打得人一个个跌下，也有打断膀子的，也有打破头的，哭哭啼啼，哀声不止。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

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凤小姐，恰恰遇见狠太岁，不知怎样相打，且听下回分解。